

插图本 新书话



谢冕

燕园问学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插/图/本/新/书/话

燕 园 问 学

谢 冕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燕园问学/谢冕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1

(插图本新书话)

ISBN 7-5035-2439-1

I. 燕… II. 谢… III. 社会科学-杂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9644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24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河北三河南阳装订厂装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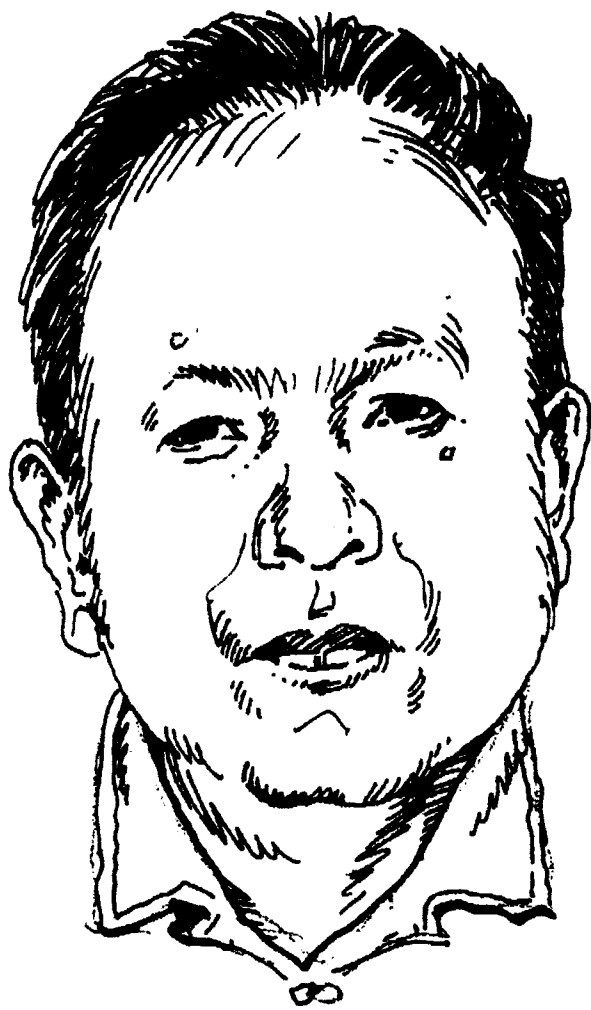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4.125

字数: 131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3.00 元

主 编	许觉民	陈 祥
责任编辑	沈丹英	
封面设计	孙超英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王洪霞	
责任印制	张志军	



谢云画像 / 王复羊 画

·目 录·

我的读书经历	1
我最爱读的几本理论书	17
说书“灾”	22
赠书琐记	25
《中国新诗诗艺术品鉴》	29
《中国新诗二十四品》	33
《中国当代文学史》	36
《心理诗学》	40
《中国知青诗抄》	43
起风的日子	46
天然的蒙古风	51
碎月与清风	54
飘雪的世界	59
拂拭岁月	64
雪原中的火焰	70

诗之路	73
断续风雨	76
撕下的日子	82
重读——《我们夫妇之间》 ...	87
重读《回答》	92
重读《洼地上的“战役”》	94
重读《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	97
重读《放声歌唱》	100
重读《望星空》	102
我读《我的菩提树》	105
小说《许三观卖血记》	114
小说《廊桥遗梦》	119
小说《黄金时代》	122
小说《英儿》	125



我的读书经历

一、我没有“童年阅读”

在我的记忆中，我几乎没有“童年阅读”的阶段。我似乎是一开始就摒除游戏性质的训练而进入“纯正”的文学阅读。我从小就不喜欢读现今被称为通俗文学的那类作品。偶而也涉猎过《七侠五义》、《施公案》之类的小说，但往往“不忍卒读”，便放下了。那些描写引不起我的兴趣。

我的童年是艰难而充满忧患的。家境贫寒，再加上异国入侵引起的战乱。个人和家庭的生计维艰，以及笼罩头顶的战争的乌云，剥夺了人生最天真无邪的那个阶段。我的“心境”与那些轻松的愉悦的阅



读无关。早熟的人生使我天然地排斥那种旨在消遣的阅读活动。

我的小学至少换过四个学校才勉强地读完。有的是因私立小学缴不起学费，有的则是因战事逼近而逃难迁徙。初中的三年更是在愁苦中度过的，每一个学年开始，我总为筹措学费发愁。好不容易缴了学费入学了，每日的吃饭又成了问题。砍柴、拾稻穗、替父母典当混日子，都是我的童年时期的真实的经历。

可以说，我的童年阅读是被恶劣的生存环境所剥夺了。我没有物质和精神的条件为这类阅读提供可能性。我的青少年时代的教育也不完备，动荡的岁月使我很早便离开学校。军旅多变动的生活使我很难安闲地读书。因此，一些现在看来是经典性的古典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等，都是军队复员进了大学以后按照文学系正规的要求阅读的。这时候读那些作品，已经是专业研究者的眼光，而非单纯的欣赏了。我从来也没有喜欢过《封神演义》、《西游记》或《镜花缘》一类作品，我不喜欢它们和现实生活“隔离”的姿态和角度。

恶劣的环境和艰难的人生，使我自然地远离童年时代或青少年时代自然会有的那种“阅读享受”，我发自内心地拒绝对于书本的消遣和嬉戏的态度。也许这是有悖于常理的，但却是我的实际情况。这与后来我视文学为庄严神圣，以及把它当作匡时济世的手段的确立不无关系。

但童年的我的确喜欢书籍和喜爱读书。当同样年龄的孩子热衷于玩捉迷藏一类游戏的时候，我已经饶有兴味地读起



生离死别 / 王复羊 画



了五四新文学的作品。那时没钱买书，但还是千辛万苦的拥有了一些。有一两个童年好友同样嗜书如命，就在其中一位的家中办起了我们自己的“图书馆”——各人把自己的“藏书”都搬到了他家中，像正式的图书馆那样给书分类、编号——但借书人仅限于我们自己。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的以“合资”形式筹办的“内部图书馆”。这些近于游戏性质的活动，对于我们良好习惯和高雅情趣的养成，默默地起着作用。那位提供“馆址”的童年朋友叫王松秋，他如今正卧病在家乡福州，我怀念他，盼望他早日康复。

二、文学影响我的人生

在有的文章里，我说到童年时代我受到新文学中两位作家极大的影响，这就是巴金和冰心：“巴金教我抗争，冰心教我爱”。这是真实的，不是因为他们二位是如今健在的大师我才这么说。

《寄小读者》我很早就读了。这部作品以它博爱的胸怀、高雅的心灵和优美的文体，为我展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为这个世界所倾心，随后我进了初中，我以当时在报上发表文章获得的几乎是全部的稿酬，买下了开明书店版的《冰心全集》。在那里，我读到了《春水》和《繁星》，也读到了《往事》和《南归》，我至今还认为冰心写于1932年的全集自序是一篇非常优美的具有典范性质的散文。至于《南归》可传达的丧母之痛，从那时起直至今日还时时唤起我的哀然。



我读巴金的书要晚一些，是上了中学之后的事。我中学的母校是英国教会办的三一中学。那里弥漫着英国式的学院气氛，英语是第一语言，有繁多的宗教活动。而当时却是抗日战争与第三次国内战争纠结时期，对现状的不满使我思想激进。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巴金的世界。因为对旧世界的吞噬和倾轧有切肤的痛感，我能够理解巴金的反抗精神，并从他那里获得了奔涌的激情。

动荡的时代，我们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小知识分子倍感痛苦。看不到出路，也没有应变的对策，我们只能从自己有限的阅读中寻求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我和我的那些爱好新文学的初中同学们，便把《家》中那些反抗封建压迫和追求光明的青年人当成了行动的楷模。40年代后期，中国大地遍地硝烟中，我们几个同学在南中国的一个城市里，自觉地纠合在一起办起了我们自己的“读书班”。我们在正式的中学课程之外有计划地阅读和讨论我们认为有意义的文学作品。我记得，第一课便是巴金的《灭亡》和《新生》。

我没钱买书，只能到处找书来读。堪可告慰的是，兵荒马乱之时，居然还有很多的书摊和书店在开张。每次放学我总要到书店里去“免费”地找书读。那时有个好的规约，不论多小的书摊，老板从不驱赶那些买不起书的免费阅读者。在那些书铺上，我读到茅盾的《子夜》、徐訏的《风萧萧》，还有《马凡陀山歌》。

我们的学校在福州风景秀丽的仓山区，闽江水从那里流过城市的中心。有一天，学校的附近盖起了一座漂亮的西式



小楼，原来是一座私人筹资办的小型图书馆。我记得它叫“鲁颐图书馆”。那里有清雅的阅览室，我们可以在那里读到来自上海、南京和本省的许多报纸和刊物，还可以读到许多新出版的书籍。恶劣的环境，饥饿、贫寒，加上日益逼近的战火，我们这些穷学生，居然拥有一座如此温馨的精神家园，真是喜出望外。每当想起那座小小的图书馆，我心中便充满着温暖的慰安。80年代我返回家乡，那座小楼已荡然无存，周围盖起了卡拉OK厅、电子游戏厅和餐馆。

三、做学问从多读书开始

我喜爱新文学，我总是满怀欣喜地亲近、投入它的怀抱。那时我年小，不明世事，但却相信新文学造出的世界是属于我的，它所展现的诗意和追求是属于我的。我那时读不懂鲁迅，但却不由地为他的深奥所吸引，我感受到了他的深厚和沉郁，甚至也感受到了他的严峻和尖刻。但是那时我无法理解他，不仅他的杂文，甚至是《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但他的独特的风格吸引了我，他的异端色彩对于年小的我展示了极大的诱惑力。

同样，我也读不懂郭沫若。《女神》那集子里的诗，大部分我难于理解。只有《地球，我的母亲》等少数几篇，我大体知道说的是什么。说到《地球，我的母亲》这首诗，我想起一件趣事。这事发生在我还没有读到这诗之前。那是初中一年级的時候，年级办墙报，大概因为我喜欢文学和写作，便推我当上墙报编辑。有位同学投来了一首诗，题目便



是《地球，我的母亲》：“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我接到这篇“投稿”很是欣喜，以为我们这里有写这样的诗的天才，便登出来了，署名当然是那位同学。事情过了很久，我接触了《女神》，方才想起那是一次抄袭事件。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天狗》等等，那时是不可能理解的，但如同我能感知鲁迅的魅力，我隐约地窥见了郭沫若的狂佻所体现的时代激情，我为他的气势所震撼。

新文学的作品我竭尽全力把能够找来的，都读，不管理解不理解，总是如饥似渴，生吞活剥！除了冰心和巴金，还由鲁迅和郭沫若读开去，一直读到沈从文、曹禺和郁达夫。郁达夫的作品在40年代拥有很多读者，他的书那时还在畅销。我接触《迷羊》是在姐姐家里，在她那里看到《迷羊》很感奇异，因为它展开的是别样的世界。后来读到了他的其他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我依稀能够感觉到特殊的场景出的同情心。而对《沉沦》，我除了对女性肉体的裸露而惊异，几乎体察不了他那复杂的心情和创作的意图。《沉沦》对于少年的我几乎是不可知的。

我就这样不加选择地、似懂非懂地吮吸着“五四”新文学给我的滋养。几年间，居然也积累了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我是从作家和作品进入现代文学的，这知识起初是破碎的和零星的，整体的对于新文学历史的把握，那是入了大学之后的事。由此我领悟到，人对于知识的积累是渐进的，由感悟而理性，由零碎而系统，最后形成整体的历史的概念。

只读一本历史不够，历史应当由无数生动的作家、作



品、事件所充填，这样的历史才是鲜活的和丰实的。不论欣赏还是治学，第一步都是对于材料的占有，即必须从阅读（从“无目的”到有目的）大量的作品入手。做学问最忌讳的是不接触创作实际的空发议论。我深深厌恶那种不占有材料而好发宏论的空头理论。

为此我经常劝诫现在我的学生：做学问第一步是了解事实和占有资料，理论和观点也许存在偏颇，但最大的坏习气却是空无的虚妄。我当过大学生，那时教中国文学的、东方文学的、西方文学的老师，总是布置许多阅读书目，功课如泰山压顶时，往往对着这长长的书单发愁，甚至想偷工减料。及今想来，那是非常危险的想头。

有学生问起我的读书经验，我回答说，不要反感和轻视，老师开的书单，不论你多忙，都要把那些书找来读，哪怕读得非常匆忙、粗疏，但最要紧的是，都要读！这是我最重要的读书体会。《文心雕龙》、《神思》篇讲“积学以储宝”，我注重“积学”二字。青少年时代没有负担，拼命读书就是。如今我常感慨没时间读书，试想，以我如今的繁忙程度，我能够有机会把但丁的《神曲》，把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尔扎克的作品再阅读一遍吗？有的书也许可以，但大量的、多数的书，人的一生中只能和它相见一次！

四、古典的启蒙

前面说到我对中国新文学作品的情有独钟，这丝毫没有



无视和轻视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相反，我是异常倾心于那些有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闪闪发亮的文学星辰的。我以为鲁迅发出的“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声音，是有感于它们的“与现实人生离开”的弊端，怕它们消磨青年人的锐气而又对之持批判态度的。其实，鲁迅自己是读了很多中国古书的，这只要看他附于日记的购书单便知。

应当说，我的文学启蒙始于古典文学。那时的中学课本里收有许多古典名著的片断，如《论语》的《侍坐章》便是。讲《侍坐章》的语文老师我如今还深深感激他。他是毕业于中央大学国文系的余钟藩先生。他用福州方音吟诵此段文字，极富乐感，能够传达出孔子和他的学生们的神采气韵来。现在想起来，我还为这最初的文学和诗情的启示而深深激动。

《侍坐章》是孔子和子路等几位学生座谈志向的记录。他们各言其志，孔子或微笑或不语，独独在曾子说后而有叹喟。他们谈论的内容，少年人很难洞彻其意。但当余先生吟诵——“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咏而归”，那种投入而陶醉的零神情，似乎时间愈久而印象愈深。

第一次从课堂的讲授中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学那超乎内容蕴涵之外的宽泛而持久的艺术魅力。由于兴趣的诱发，以后我便自己寻找那些古典的作品来读。最先接触的是简赅而有趣的作品，如“春眠不觉晓”或“红豆生南国”之类。后来，便读到李商隐的《无题》和《锦瑟》。“锦瑟无端五十



统，一弦一柱思华年”那意思是说不清的，说不清也不妨，它却如神秘的磁石般吸引着你。夏夜户外乘凉，是南方人的习俗。晚饭过了，暑热渐消，搬一竹躺椅于屋檐下，听四周虫声鸣叫，龙眼树梢轻摇，竹影婆娑，口诵杜牧一曲《秋夕》：“银灶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眼前景与胸中意都借助这清俊的诗句得到传达。杜牧以外，王昌龄的绝句我也十分喜爱。刘禹锡的《乌衣巷》更莫名地唤起我远古的悲怀。

对于古典文学作品的寻觅是与新文学的追求同时行进的。文学欣赏加上当时已经萌发的写作兴趣，占去了我很多本应花在课堂上的注意力。从小学以至初中，我的学业是畸斜的，外语和数、理、化的成绩都不好。我对数学，包括几何、代数和三角都头疼。因而我的数学水平大约总维持在小学三年级的程度，今天也还是如此。

那时的学校也兴郊游，郊游在我们那里叫远足。远足要穿好服装，而且要交饭费和交通费。家境贫寒的我，既无好衣服，又交不起那些费用，每年的远足我总托词不参加。为免得父母伤心，我这时总把自己关在楼上读书。这时候，那些遥远年代的作品，便成了凄苦寂寞中的慰安。我那时已经找到了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白居易的两首长诗《琵琶行》和《长恨歌》，那时我全部都能背诵下来，全靠的是大家都远足去了我把自己关在房中的那些时日。我以精神的富足来抵消物质的贫困，诗意的温馨抹平了童年的哀愁。

唐诗的知识大约总来自《唐诗三百首》，当然还有《千家诗》。小时我读过《幼学琼林》那类启蒙读物，后来则似